

漫人·漫事·漫笔(三十三)

一字 师 江帆

●徐鹏飞

江帆先生以单幅讽刺画闻名，他的构图、造型和色彩在漫画界别具一格。

江先生为人低调，鲜少接受媒体采访，因此很多读者熟悉其画，却不了解其人。

1952年，江先生开始担任《漫画》杂志的编辑，10年后到中国美术馆工作。1979年，人民日报社《讽刺与幽默》报创刊，他即加入并成为编辑，直至退休。江先生编辑风格严谨，追求版面艺术美，剪贴、挖补是他的日常工作，还经常帮助作者完善作品，许多人都惊喜地看到自己的作品经过他的润色后得以“升级”发表。

有一次，我向他提及自己的字写得不够好，常常因为题字而影响了画作的整体效果。他沉吟片刻，语出惊人：“一个字就是一幅画。”我听了大感新奇，似有所悟，对字的认知有了新的领悟和追求。

江帆先生，可谓我的一字之师！



一知半解

江帆

字是最小的语言单位，却足以洞察世情。

去年12月初，“台湾2023代表字”票选结果公布，“缺”在58个候选字中以8565票拔得头筹，当选当地2023年度代表字。

2024年央视春晚的主题为“龙行龘龘，欣欣家国”，一个“龘”字，足以看出春晚编创人员用心之良苦和汉字的奥妙。

说来，我心里也翻腾着一个字，就是尴尬的“尬”字。被我拿来撰文的，就有《实事求是的尴尬》，说的是有的领导脱离实际，异想天开，把事情办成笑话，让实事求是尴尬；《话说“尬厕”》，是说“厕所革命”中运动式突击出来的没墙、没顶、只有个蹲便器的厕所怪胎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大千世界尬事多，个人失仪失态、社会失范失序、官方失信失威的尴尬此起彼伏，尬人尬事尬情景轮番登台。有“一人留置，一群人紧张”的尴尬；地摊儿乃人间烟火——不摆日子难，摆了



●于文岗

怕心生尴尬，城管与小贩捉迷藏——不管不是，管也不是，也尴尬；有“农民杀了5头自养猪，被开出44万元天价罚单”的尴尬，有“包子铺卖豆腐脑，被罚1.5万元”的尴尬；有鼓励生育却被调侃的尴尬，有刺激消费反遭奚落的尴尬；有私密信息发到微信群的尴尬，有撒了谎被揭穿的尴尬；有“鼠头鸭脖儿”的尴尬，有“屎上雕花”的尴尬。闹洞房有尬闹，演出有尬演，另有被称为“尬文化”的“尬唱”“尬舞”“尬聊”。办公、会议、活动、聚餐、娱乐、微信群等线下线上熟人汇集场合，都是尴尬高发地。

何以生尬？字义说明一切。《说文》中提到，尬即尴尬，行不正也。具体表现为处于两难窘境，神色和行为不正常。深入探究，尬乃形声字，由允[wāng]介声构成，允与尪[wāng]同义，形容骨骼弯曲不正，也指有这种残疾的人。如：尪伛形容脊背弯曲，尪尪则指行走不正。由此可见，“尬”的基本含义是不正。前述的尴尬情境，多因违反常规、违背常理、有悖常识、背离规律等“行不正”的行为而产生。其反映出价值观念的混乱、失准和失序。因此，遵循常识，合乎情理，顺应规律，就能避免陷入尴尬。

一个“尬”字，可作社会情态瞭望孔、社会健康测量计，反映出社会的健康状况。现实中，违反情理、常识、常规、规律等“行不正”的行为越少，尬就越少，社会就越健康和谐。



生活就像片儿川
文/阿福 图/勾犇

主角也只能自我感觉良好。
如果配角磨洋工集体撂挑子，往往不在乎面条好吃与否的诀窍，却失去了独有的杭州味道。

一碗面条好吃与否的诀窍，却失去了独有的杭州味道。
雪菜、笋片、肉片旺火烧，宽汤、重青、油渣儿过桥，啥样的杭州片儿川的灵魂是浇头，除配料片儿川只剩素面条。

灶台物语

仅用1小时2分钟，“复兴号”就把我从江水环绕的山城重庆，带到了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。

春光明媚，微风不燥。当同伴们还在感叹三岔湖的秀丽湖光、翩飞白鹭时，我已经被离平湖不远处那头“萌萌哒”的石狮牢牢锁住了目光。

这头“萌狮”地处成都东部新区三鱼村，背靠汪家山，面朝平湖。

成都平原的翠绿在阳光下散发着令人炫目的光，总让人情不自禁想起那肆意的青春，如同话剧《恋爱的犀牛》插曲所唱：“日复一日的梦想。”

眼前的这头“萌狮”高6.5米，体态浑圆，迎着阳光，怀抱幼狮，睁着圆鼓鼓的看似无辜的大眼睛，咧着嘴喜笑颜开。

这尊雕刻于清道光三年(1823年)的石狮，已有200岁了。可漫长的时光似乎并没有在它身上留下苍老的印痕，它扬着天真的笑颜，一如既往地面对世间沧桑。

2015年，天府国际机场启动选址时，“萌狮”被确认为文物得以保留，为此，机场跑道向北移了300米。这是对时光的尊重，也是对文化的敬畏。

遇见「萌狮」

文/兰世秋
图/谭希光



通常，用于镇宅辟邪的石狮多呈庄严威武状，但为何这尊石狮却这般稚拙可爱？

有一种说法是，狮子在古代是从西域进贡到中国的“外来物种”。然而，真正见过狮子的人少之又少，史官只能根据各种动物的形象描述给画师听。于是，画师们听着史官摇头晃脑的形容，皱着眉头，绞尽脑汁：“身材像老虎和毛茸茸的金色狗，尾巴甩起来像漏斗！”他们大概也很困惑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“老虎+狗”的组合。

等到狮子的“定妆照”出来后，各阶层或机构纷纷根据各自需求将其雕刻为石像置于门前，在达官显贵的深宅大院或是官府衙门，石狮自然是威武霸气的。但在民间，石狮的形象就完全依赖于工匠们天马行空的想象了。

突然想起不久前在四川大学博物馆里看到的一组东汉时期的陶俑，一样的乐滋滋模样。我在川大博物馆工作的同学告诉我，这种集体开怀式的笑容，仅见于巴蜀地区出土的陶俑，体现了当地独特的人文风貌和民众性格特征。

不似江南的婉约、塞北的豪放，川人天性乐观开朗，向往闲适的生活。三鱼村不知在古时是否以渔业为主，但从村名来看，多少有点关系，想来也是土地肥沃、水泽丰盈之地。200年前雕刻这尊石狮的工匠，必定是心生欢喜，这才让刻刀留下一道道欢喜的印记。

一位同伴说，我们重庆的三峡博物馆里也有一组汉代陶俑，其中有个做饭的厨娘，在辛苦劳作时也是笑眯眯的，开心得不得了。

是的，人生就是这样，笑容让人青春不老。